



随身听名著

随书附赠全书演播光盘 轻松拷贝MP3文件 随时随地听名著



[英] 简·奥斯汀 著
郭志宏 译

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本书是奥斯汀的代表作，定稿于1797年8月，最初名为《初次印象》，1813年1月30日，该书以《傲慢与偏见》为名问世。奥斯汀运用喜剧性的手法，把书中人物的情感生活揭示得淋漓尽致。书中塑造了一系列喜剧人物，对许多情节进行了喜剧化的处理。体现了作者对世俗生活的深刻把握和理解。本书的对话描写生动鲜明，含义深刻，堪称典范。这部书问世以来，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将其列入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列。

农村读物出版社



随身听名著

傲慢与偏见

世纪博宇 主编

[英] 简·奥斯汀 著 郭志宏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傲慢与偏见/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郭志宏
译.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7. 9

(随身听名著)

ISBN 978-7-5048-5042-3

I. 傲… II. ①奥…②郭…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876 号

责任编辑 李岩松 张丽四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20mm×960mm 1/16

印张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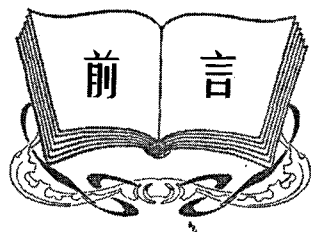
字数 269 千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简·奥斯汀 (1775—1817)，英国著名小说家。

在奥斯汀生活的时代，英国文坛正以感伤派小说和传奇小说为主流，这些作品言之无物，徒以感伤、神奇的色彩粉饰其表。就在此时，奥斯汀发表了包括《傲慢与偏见》在内的六部小说，一扫当时文学界矫揉造作的文风，以其真实、理性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成为英国 19 世纪 30 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行者。

本书是奥斯汀的代表作，初稿写于 1796 年 10 月，定稿于 1797 年 8 月，最初名为《初次印象》。小说的正式出版却是在十余年之后了。1813 年 1 月 30 日，该书终以《傲慢与偏见》为名问世。

本书主要描写男女青年恋爱婚姻的故事，一共写了四起姻缘。莎罗特和克里斯，这种婚姻的基础是金钱；丽德雅和维柯姆，基础是美貌和情欲。这是属于不幸婚姻的类型。而与此相反的是伊丽莎白和琼的婚姻，全都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所以才是真正幸福的结合。尽管伊丽莎白与德希、琼与宾里之间的婚姻不排除经济和容貌的因素，但最根本的仍然是两方的爱情。

奥斯汀运用喜剧性的手法，把这些人的情感生活揭示得淋漓尽致。首先是塑造了一些喜剧性格的人物，其次是对许多情节进行喜剧化的处理，体现了作者对世俗生活的深刻把握和理解。

奥斯汀在本书中运用对话这一基本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她的对话描写生动鲜明，含义深刻，堪称典范。

故此，这部书在问世一百七十年来，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难怪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将其列入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列。



第一卷



第一章

富有的年轻男子总要娶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个事实家喻户晓，只要有这样的年轻人搬到一个新的场所，周围的邻居虽然根本就不了解他的脾气秉性，却已不自觉地把他当作自己其中一个女儿的私有财产。

“亲爱的伯纳特，”伯纳特太太有一天问她的丈夫，“你听说了吗？内瑟菲尔德庄园到底被人租走了？”

伯纳特先生说不太清楚。

“确实出租了，”太太继续说道，“刚才，朗太太来了，她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说给我听了。”

伯纳特先生没有搭腔。

“莫非你真的不感兴趣，不想听听是谁租了那房屋？”太太不甘心地嚷道。

“假如你一定要说，我就洗耳恭听。”

这句话引得太太饶有兴趣地讲下去了。

“哦，亲爱的，你怎么会不知道？朗太太说，内瑟菲尔德是让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富家子弟租去了；星期一那天，他是乘坐一辆四匹马拉的车来的，看完房子后十分满意，马上就从莫里斯先生那里租了下来；他准备不过米迦勒节就搬进新居，而且不出下周末就先让几个佣人住进来。”

“他叫什么？”

“宾里。”

“结婚了吗？”

“哦！未婚，亲爱的，肯定没错！一个腰缠万贯的小伙子，每年固定的收入就有四五千镑。女儿们可真走运！”

“什么意思？怎么会把女儿们拉扯上？”

“伯纳特，”太太答道，“你可真愚蠢！听我说，我正在计划让她们中的一个嫁给他做太太呢。”



“他迁到这里就图这个?”

“闭嘴!别胡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保不准他会相中她们中的哪一个,只要他来了你能去拜访他。”

“我看不必。你自己带着她们去好啦,或者干脆让她们自己去,可能更好些,你的姿色比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其实也并不差,你要是一去,宾里先生没准儿会一眼相中你呢。”

“亲爱的,你别哄我啦。我过去的确很漂亮,但是现在实在不敢自我夸赞了。女人家要是有了五个成年的女儿,最好别再对自己的美貌抱有太大的希望。”

“如此说来,可见女人家的美貌也是长久不了的。”

“无论怎么说,亲爱的,只要宾里先生一搬过来,你一定要去拜会他。”

“实话跟你说吧,我不同意这么办。”

“请你站在女儿们的立场上想一想,她们中要是有人能嫁给他,该会多美满。威廉爵士夫妇早已决定前去了,只有这个道理说得通,你也清楚,他们平常从不会轻易去拜访刚刚搬来的邻居。你实在该去一次,否则,我们母女就没有机会见到他了。”

“你想得太多了。宾里先生见到你肯定十分愉快。另外,我再写封信让你捎去,告诉他愿意娶我哪位女儿,我都会悉听尊便。只是,我要顺便为小丽奇说上几句好话。”

“我劝你最好省省。丽奇根本比不上别的女儿。说实话,她的相貌比琼差远了,性情又赶不上丽德雅。你却喜欢偏袒她。”

“她们都不相上下,不值得炫耀,”伯纳特先生说,“她们同其他人家的姑娘没两样,只有丽奇比另外几个姐妹机灵多了。”

“伯纳特,你作践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好处?你总故意惹我生气,我那脆弱的神经怎么受得住?”

“你误会我了,亲爱的。我一直十分关注你的神经。它们至少跟了我二十年,是我的老朋友啦。我听你煞有介事地提起它们很久了。”

“唉!你哪知道我受的煎熬。”

“我盼望你会有所好转,看见一批每年有四千镑收入的富家公子哥搬到这附近。”

“要是你不愿去的话,就是再来二十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好了,亲爱的,只要能来二十个,我会挨家挨户登门造访。”

伯纳特先生是个性情怪异的人,具有两面性格,一方面诙谐风趣,喜欢嘲弄人;另一方面沉默阴郁,变化多端。他太太用了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也猜不透他的脾性。相反,他太太的所作所为就容易了解得多了。她是个没有头脑、少见多怪、反复无常的女人。只要有不顺心的时候,就责怪别人欺负她神经脆弱。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给女儿们择婿;而她这辈子聊以自慰的,是到处走亲访友和道听途说。

第二章

伯纳特先生是最早登门探访宾里先生的人中的一个。其实,他心里早就计划去拜访他。只是在太太面前做出一副十分坚决的样子,推辞不去。伯纳特太太知道真相的时候,是在他去拜访后的当天晚上。事情是这样被发觉的,伯纳特先生紧紧盯着在装饰帽子的二女儿,忽然

开口说：

“但愿宾里先生能注意这顶帽子，丽奇。”

“我们根本又没打算去看望宾里先生，”做母亲的在一旁愤愤不平地说，“怎么可能知道人家的爱好。”

“难道你忘啦，妈妈，”伊丽莎白说道，“我们会在舞会上碰到他的，朗太太还同意把他介绍给我们。”

“我根本就不相信朗太太到时会这样做。她自己的身边已经有两个侄女，况且又会装腔作势、虚情假意，我从心里看不上她。”

“我也一样，”伯纳特先生说，“我十分欣慰，你没打算让她参与。”

伯纳特太太不用正眼瞧他，可是心里憋着气，只能借口骂起女儿来。

“别总是咳个不停，基蒂。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心疼一下我的神经吧。我的神经已经被你咳得快裂开了。”

“不懂事的基蒂，”父亲说道，“咳嗽都不会挑时候。”

“咳嗽还有闹着玩的？”基蒂气哼哼地答道。

“下一次舞会你们安排在哪一天，丽奇？”

“算上明天，还剩两个星期。”

“啊，太好了，”母亲叫道，“朗太太只会在舞会开始的前一天才回来，这样，她就不会有机会替你们介绍宾里先生啦，因为实际上她自己也没来得及结识他呢。”

“亲爱的，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捷足先登，倒要向她介绍宾里先生啦。”

“做梦，伯纳特，简直在胡扯，我自己到现在也不认识他呢。你为什么这么挖苦人？”

“我对你的认真深表赞赏。结识两个星期自然不足挂齿，也不可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里彻底了解一个人。只是，假如我们不超前一步，别人可不会大发慈悲。无论如何，朗太太和她侄女早晚都要结识宾里先生的。所以，你要是不愿意介绍，那么就让我来吧，朗太太或许还觉得我们是一片诚意呢。”

姑娘们睁着吃惊的眼睛注视着父亲。伯纳特太太只随口说了句：“神经！”

“你瞎叫什么？”伯纳特先生高声说道，“在你眼里为人家礼貌地作介绍是神经吗？我不敢承认你这个说法。你看呢，玛丽？我清楚，你是个有见地的小姐，读的都是长篇大作，顺便还会做下笔记。”

玛丽十分想发表自己的高论，只是一时语塞，无从开口。

“让玛丽先字斟句酌一番。”伯纳特先生继续说道，“我们还是接着聊聊宾里先生。”

“我讨厌这个宾里先生！”太太嚷道。

“真后悔才听见你说这话。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要是今天早上就知道这回事，就一定不会登门造访他。真遗憾，可惜我都去过了，我们实在没办法推辞啦。”

就像他想像的那样，太太小姐们的表情十分震惊，特别是伯纳特太太，比另外的人更是如此。只是在大家喜出望外了一阵之后，她却自称：这件事原本在她的意料之中。

“亲爱的伯纳特，你简直太好啦！其实我早就猜到，最后肯定会打动你的。你一直都很关心自己的女儿，不可能错过这样一位朋友。啊，我实在太兴奋啦！只是你这场戏演得还真像回事，早上就已经去了，可是到现在才吭声。”



“行啦，基蒂，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伯纳特先生说道。他边说边走出屋子，亲眼目睹太太如何手舞足蹈，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和无奈。

“宝贝们，你们的爸爸多好啊，”门刚一合上，伯纳特太太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我猜不出你们会用什么方式回报他的关怀，也猜不出你们会用什么方式报答我的养育之情。但是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们活到这个岁数，谁也不会有兴趣整天去联系朋友。只是为了你们，我们才什么事情都任劳任怨地去做。丽德雅，我的宝贝，你是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但要是开起舞会来，宾里先生一定会选择你跳舞。”

“哦！”丽德雅毫不在意地说，“我才不放在心上呢。我的年纪虽小，可个子最高。”

那晚剩下的一段时间里，太太小姐们开始讨论起宾里先生会在什么时候回访伯纳特先生，同时也考虑应该在什么时候请他来吃饭更合适。

第三章

五个女儿都替伯纳特太太说话，并且围着宾里先生的话题问长问短，但丈夫就是闭口不提，不回答她们的问题。母女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手段盘问他——直言不讳的追问、大胆的构想、不切实际的推测，在她们所有的绝招使过之后，伯纳特先生都轻轻松松地应付过去，最后她们被弄得垂头丧气，只能从邻居卢卡斯太太的嘴里探听一些间接消息。卢卡斯太太开口全是溢美之辞。威廉爵士非常中意他。他年纪不大，仪表非凡，为人友善。最令人愉快的是，他计划找许多人来参加下次舞会，那真是太妙了！擅长跳舞是谈情说爱不可缺少的步骤，大家都渴望能赢得宾里先生的欢心。

“假如我能亲眼目睹一个女儿幸福地住进内瑟菲尔德庄园，”伯纳特太太对丈夫说，“看到另外几个女儿也都能有个好的归宿，我也就别无他求了。”

没过几天，宾里先生就上门来回访伯纳特先生，并且同他在书房里谈了大概十分钟。实际上，他早就耳闻几位小姐的姣好面貌，早想有机会见见她们，但却只见到了她们的父亲。小姐们反倒比较幸运，她们一直聚在楼上的窗户前面，看见了身上穿着一件蓝外套、骑着一匹黑马的宾里先生。

不久，伯纳特先生就发出邀请函，请宾里先生到家里来吃个便饭。伯纳特太太早准备好了几道拿手菜，为的是显示一下她的理家才能，没想到一封来信把原来的计划延迟了。来信说，宾里先生第二天要到城里去，难以领受他们的盛情美意。伯纳特太太心里有些迷茫。她暗自琢磨，宾里先生来到赫特福德郡没多久，怎么又准备进城办事？结果她心里忧心忡忡：难道他要一辈子这样飘浮不定、行色匆忙，根本不会老老实实地住在内瑟菲尔德？好在卢卡斯太太主意多，猜测说也许他是到伦敦去多找些人来给舞会助兴，这才让伯纳特太太稍稍放宽了心。很快，外面传言四起，说宾里先生准备带来十二位女士和七位男宾参加舞会。小姐们听说有如此多的女士，心里都难免有些担心。可是到了舞会的前一天，又有人说宾里先生并没有从伦敦带来十二位女士，只不过才六位：他的五个姐妹，和一位表姐妹。小姐们总算放下心来。到舞会开始那天，只有五个人走进舞厅——宾里先生，他的两个姐妹，他姐夫，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

宾里先生一表人才，温文尔雅，随和安详，并且落落大方，没有一点装腔作势的样子。他

的姐妹也都是端庄可亲的女子，仪态万方。他姐夫赫斯特先生倒是相貌平常，像个普通的绅士。但是他的朋友德希先生却马上吸引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他高大英俊，面容清秀，高贵从容，入场不到五分钟，人们就交头接耳，说他每年的收入有一万镑。男士们异口同声地夸奖他仪表堂堂，女宾们都宣称宾里先生比他逊色得多。最后几乎有半个晚上，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直到后来他的举止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在众人的心目中，他的形象也就每况愈下了，因为大家看出他盛气凌人，目空一切，难以接近。就这样，连他在德比郡的丰厚财产也没法为他增色一些，他那副尊容越来越招人讨厌，招人恶心，他从头到脚根本比不上他的朋友。

宾里先生没用多久就认识了全场的的所有重要人物。他神采奕奕，自由自在，每场舞都不落，只遗憾舞会结束得太早，说他自己一定要在内瑟菲尔德庄园再举办一次舞会。这样耐心温和的脾气，自然很快就博得大家的好感。他和他的朋友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德希先生一晚上只和赫斯特夫人跳了一次舞，和宾里小姐跳了一次，只要有人试图向他介绍别的小姐，他一律推却，整个晚上他不停地在厅里闲逛，有时和自己人说上几句。他的性格实在太要强了，简直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最傲慢无礼、最让人厌恶的人，所有人都不愿意他再来了。对他最讨厌的一个，就是伯纳特太太，她一直对他的行为举止十分反感，后来他又刺伤了她的女儿的心，于是这种反感变成了切齿之恨。

舞会上的男士不多，有两曲舞伊丽莎白·伯纳特只能坐在一旁，这时候，德希先生曾经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当时宾里先生从舞池中走出来几分钟，硬拉着德希一起跳，她听见了俩人的对话。

“来吧，德希，”宾里先生说，“我一定要拉你跳。我实在不想看到你一个人在这里傻傻地溜来溜去。马上去跳吧。”

“我就是不跳。你知道我其实不喜欢跳舞，只有我的舞伴是特别熟悉的人的时候我才会跳舞。这样的舞会让人难以忍受。你的姐妹现在都是和别的人跳，整个舞会上，让我和谁跳都是件难受的事情，只有她俩是个例外。”

“我可没有你这么挑挑拣拣，”宾里大声说，“肯定不会！说句心里话，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么愉快，能碰到这么多招人喜欢的姑娘。仔细看看，有几个简直是貌若天仙呢！”

“你自然开心啦，舞会上唯一一个美丽出众的姑娘，现在正和你跳舞嘛。”德希边说边用眼睛瞟着伯纳特家的大小姐。

“哦！我不曾见过像她这么漂亮的姑娘！可她的妹妹正好就坐在你身后，人也很不错，我敢打赌，她也挺招人喜欢的。让我请我的舞伴介绍你们两个认识吧。”

“你指的是谁？”德希边说边扭过身子，向伊丽莎白看了几眼，直到伊丽莎白也看见了他，他才又回过身去，不屑地说道：“还说得过去，只是漂亮的程度还不够让我动心。现在我实在没有闲情雅致去恭维那些被人晾在一边的小姐。你最好赶快回到你的舞伴那儿，去品味她的笑脸，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

宾里先生听了他的话走开了。德希接着也走了。伊丽莎白始终坐在那里，对他的言谈举止感到厌恶。但是她还是饶有趣味地把这件事说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听，因为她天性活泼，也喜欢开玩笑，遇到任何好玩的事情都会产生兴趣。

总而言之，伯纳特一家这个晚上过得很开心。伯纳特太太发现，内瑟菲尔德那些人十分



欣赏她的大女儿。宾里先生和她跳了两曲舞，他的姐妹们也很喜欢她。琼和母亲一样，同样感到心满意足，但她不像母亲那样总是啰哩啰唆说个没完没了。伊丽莎白打心里为琼感到高兴。玛丽听到有人向宾里小姐赞扬过自己，说她是这周围才华最出众的姑娘。凯瑟琳和丽德雅也挺幸运的，每曲舞都有人邀请，在她们眼里，这是参加舞会最重要的一件事。很快，母女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朗伯恩，她们就住在这个村子里，称得上是这个村子里最有声望的家族。她们发现，伯纳特先生居然还没有睡觉。他这个人，通常只要一书在手，就会忽略时间的早晚。不过这一次他完全是因为一种好奇心，想弄明白母女们期盼的这个夜晚，到底怎么样。他本来以为太太肯定会对那个尊贵的邻居感到失望，但是他马上就感到事情超乎他的意料之外。

“哦！我亲爱的伯纳特，”太太刚跨进房门就说，“今晚真是太开心了，舞会真是妙不可言！真可惜你没去。琼大出风头，红得无法描述。所有人都称赞她的美丽，宾里先生也是这样，以至和她跳了两轮舞！你只要想想这个，亲爱的，他的的确确和她跳了两轮！整个舞会，只有她是唯一的一个受到他两次邀请的人。他第一个舞伴是卢卡斯小姐。我见他和卢卡斯小姐跳舞，心里挺不舒服！但是宾里先生对她根本不感兴趣。实际上，你能想得到，谁也不会对她感兴趣的。可是当琼走进舞池的时候，宾里先生几乎立刻被她吸引住了。他马上向别人询问她是谁，并请人作了介绍，接着请她跳了两曲舞按英国当时的习惯，男女之间邀请跳舞，每轮总是连跳两曲。第三轮他是和金小姐跳的，第四轮是玛丽亚·卢卡斯，第五轮又是邀请琼，第六轮和丽奇，还有布朗热舞布朗热：法国一种乡间舞，跳舞的人排成两排对舞。——”

“他要是真能理会我的苦心，”伯纳特先生不满地说道，“他根本不会跳这么多，一半都不可能！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再说他的那些舞伴了。假如他先把脚脖子扭伤就好了！”

“哦！亲爱的，”伯纳特太太接着说，“我真的很喜欢他，他帅极了！他的姐妹们也很招人喜欢。瞧瞧别人的穿着，我平生从未见到过比她们更考究的。我敢打赌，赫斯特夫人衣服上的花边——”

说到这里，她的话被打断了。伯纳特先生根本没有耐心听她唠叨那些华贵的衣着，所以她只得换个话题，尖酸刻薄、并带些夸大其词地谈起德希先生那让人愤慨的无礼态度。

“但是我跟你说，”她又说道，“丽奇不入他的眼也没什么不好的。他是个讨厌透顶、极其可恶的人，根本就用不着去搭理他。那么傲慢无礼、自高自大，真叫人受不了！他这里走走，那里逛逛，觉得自己挺不错！还嫌弃别人不是容貌出众，没资格和他跳舞！亲爱的，要是你当时在那儿就好了，好好地教训他一通。我对这人实在是讨厌透了。”

第四章

琼从来不随便称赞宾里先生，当她和伊丽莎白独自相处的时候，却向妹妹透露出自己内心对他的爱意。

“他是个标准的优秀青年，”她说道，“见地高，性格好，人又生机勃勃。我迄今为止还没见过这么动人的举止——那么有气度，那么有涵养！”

“他还很英俊，”伊丽莎白说道，“青年人嘛，有可能的话最好能帅一些。所以他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第二次请我跳舞的时候，我快活极了。我没料到他竟然这么中意我。”

“真没想到？我可替你想到了。但这正是我们俩截然不同的地方。你被别人恭维一下，老是受宠若惊，我可不会。他能第二次邀你跳舞，这不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吗？他肯定看得出，你是舞会中最漂亮的姑娘。他因为这个想取悦于你，你根本不用感激他。他是招人喜欢，我也赞同你对他好。你以前可爱上过许多笨蛋呀。”

“亲爱的丽奇！”

“哦！你要明白，你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对人产生好印象。你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缺点。在你看来天下没有坏人，都值得去爱。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听到过你在别人背后搬弄是非。”

“我从来不喜欢随便挑别人的错。但是我从来都是实话实说。”

“我知道你总是说实话，可正因为这一点让人莫名其妙。你这么个聪明人，居然真的会注意不到别人的无知和愚笨！其实假装道貌岸然是很平常的事——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过，坦诚得不要有任何表现自己的欲望，更不会算计别人——总是赞扬别人的优点，毫不隐瞒，而对别人的过失则闭口不言——可能只有你能办得到。真是这样的话，你也一定会喜欢那位先生的姐妹了？她们的举止修养实在无法和他相提并论。”

“事实上，刚接触是比不上，但是，若是你和她们深入地聊一会儿，她们也是令人喜欢的。宾里小姐准备和她哥哥住在一起，帮助他照料家务。我敢断定我们彼此会成为和睦相处的邻居。”

伊丽莎白一言不发，只是听着，但心里却颇不以为然。姐妹俩当时在舞厅里的行为举止，并不是要巴结众人，伊丽莎白的洞察力比她姐姐要厉害得多，性情也没有她姐姐那么随和温顺。她心里有主张，不会随着别人的好恶而轻易变化，所以她对那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好印象。实际上，她们都是十分出众的女性，而且开心的时候意气风发、侃侃而谈，恰当的时候挺招人喜欢的，但就是有点自命不凡。她们面容姣好，原来在城里一家上等的私立学校私立学校：特别是指私立女子学校，青年女子在这类学校里学习弹琴、唱歌、缝纫、识字等。里读过书，家产有两万镑，花钱如流水一般，喜欢与上流社会的人交往，所以才在各个方面自命不凡，目中无人。她们时刻记着自己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名门望族，却忘记了她们兄弟和她们自己的财产纯粹是从生意场上赚来的当时的英国社会比较蔑视以商业为生的人。

宾里先生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将近十万镑的财产。他父亲原先想买一份房地产，但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心愿就去世了。宾里先生也有这个计划，有时甚至还选择了具体的郡。只是现在他已经有一幢相当不错的房子，还有一座专供打猎的庄园，熟知他性情的人都了解，他是个知足常乐的人，也许会选择在内瑟菲尔德过一辈子，而把买房地产的事交给下一代人去设计安排了。

他的两个姐妹都十分迫切地期望他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房地产。虽然他现在不过是以一个房客的身份借住在这里，但宾里小姐显然是心甘情愿地替他料理家务，而那位赫斯特夫人嫁了一个并不富有，但却喜欢假装富有的绅士，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很乐意把弟弟的家权且当作自己的家。当时宾里先生成年不到两年，另外房东又把自己的房子吹了一番，他听了更加开心，马上就决定租下来。

他和德希虽然性格完全不一样，但相互之间却有着忠诚深厚的友谊。德希喜欢宾里，是由



于宾里的性格很随和、坦诚、温顺，尽管他自己的性格与此是格格不入的，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宾里相信德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对他的想法也很赞赏。从能力上看来，德希优势更大。虽说宾里也很聪明，但德希却更胜一筹。德希实在有点飞扬跋扈、严肃冷漠，喜欢挑刺，即便受过很好的教育，行为却不太让人接受。在这个方面，他的朋友反而强过他许多。宾里随便在什么地方，都是人见人爱，德希却让人受不了。

两个人关于梅里顿舞会的对话，恰恰足以反映他们截然相反的性格。宾里以前从未碰到过这么多令人喜爱的人们，这么美丽的女士，所有的人对他都那么亲热友好、关怀备至，彼此之间又如此和谐融洽，所以他马上就和在场的所有人熟悉了。至于提到伯纳特小姐按英国的当时的习俗，姓加上“小姐”是对大小姐的正式称呼，二小姐以下的要么称教名，要么称教名加姓。他根本想像不出还有比她更美丽的天使。正好相反，德希却认为这些人相貌平常，又很呆板，无法引起他任何兴趣，谁也不曾注意过他，或者想讨他的欢心。他也认为伯纳特大小姐十分漂亮，只是觉得她笑得太多。

赫斯特夫人姐妹俩也十分赞成这种观点——可她们还是十分欣赏她，说她是漂亮的美人，希望能和她有更深的交往。这样，伯纳特小姐被看成是一个迷人的姑娘。她们的兄弟听到这番好的评价，认为今后可以毫无顾忌地去想念她了。

第五章

有一户与伯纳特家来往密切的人家，就住在离朗伯恩不远的地方。威廉·卢卡斯爵士曾经在梅里顿从事商业，得了一笔可观的钱财，在担任镇长的时候给国王上书，被授予爵士的头衔。可能是他把这个头衔看得太重的缘故，他有点厌倦生意场了，甚至讨厌住在小镇上。于是他干脆放弃了生意，离开小镇，举家搬迁到距离梅里顿大约一英里的一幢房子里，并且取名为卢卡斯小屋。从此，他可以尽情品味自己的显赫地位，而且可以抛开琐碎事务的干扰，专心致志地向旁人宣讲起修养礼仪来。他虽然为自己的头衔而高兴，但并没有变得不可一世。恰恰相反，他关心所有的人。他一向是个诚实的人，待人温柔可亲，自从谒见国王以后，更加平易近人、优雅温和了。

卢卡斯太太是个非常友善的女人，由于头脑不太灵活，反倒成为伯纳特太太的一个忠实可靠的邻居。这对夫妇的孩子很多，排行最大的是一个活泼灵巧的小姐，约摸二十七岁的光景，是伊丽莎白最亲密的朋友。

每次舞会散场，卢卡斯家的小姐们总要找机会和伯纳特家的小姐们凑到一块聊聊。这场舞会后的第二天早晨，卢卡斯家的几位小姐就跑到朗伯恩，准备听听朋友的意见，顺便说说自己的想法。

“没错。只是他对他的第二个舞伴更感兴趣。”

“哦！我想你说的是琼吧，因为他跟琼跳过两轮舞。另外，他好像确实很注意琼——我肯定他很喜欢琼——我听到一点儿风声——可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关鲁宾逊先生的传闻。”

“你莫非指的是我偶然听到的他和鲁宾逊先生之间的谈话吧？我好像向你说起过。鲁宾逊先生让他说说对梅里顿舞会的看法，问他是不是同意舞厅里的姑娘都很漂亮，另外还有他觉得

哪一个最出众？宾里马上对最后一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当然是伯纳特大小姐。在这一点上根本不容置疑。”

“真出乎意料！——这么肯定的语气——真的像是——可是你要明白，有可能会变成一场梦。”

“伊莱札，我也听到一些传言，可能比你的更清楚地反映问题。”莎罗特说，“德希先生的言谈比不上他的朋友说得那么动听，对吧？——可怜的伊莱札！那只能说是勉强而已。”

“我请你千万别触动丽奇，让她再次为德希没有教养的行为而气愤。德希是个可恶的家伙，想让他喜欢你可不是件好事。朗太太昨晚对我说，德希在他旁边坐了半个小时，却始终一声不吭。”

“你这话有点离谱吧，妈妈？——难道没有一点出入吗？”琼说道，“我亲眼看到德希先生和她说话了。”

“唔——那不过是因为朗太太后来问他对内瑟菲尔德的感受，他不好推辞就应酬了一下。朗太太说，他当时很生气，似乎是责备朗太太不该问他这些。”

“宾里小姐对我说过。”琼说道，“他经常沉默寡言，只有和关系密切的朋友在一起才说话。他对亲朋好友就特别随和友善。”

“我根本不相信，亲爱的。假如他真的平易近人，就该和朗太太交谈。但是我猜得出其中的缘由。大家都说他太自傲，他肯定是听说朗太太家里没有自己的马车，是临时雇了一辆来参加舞会的。”

“我倒无所谓他有没有和朗太太说话，”卢卡斯小姐说道，“但是他不应该不邀请伊莱札跳舞。”

“换了我，丽奇，”做母亲的插嘴说，“再有机会，我也不和他跳。”

“我想，妈妈，我可以发誓，我保证不和他跳舞。”

“他太傲慢了，”卢卡斯小姐说，“但是不像普通人那样傲慢得让我生气，他的傲气是有理由的。这么出众的小伙子，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拥有各种各样的优越条件，换了谁都会自以为是。依我看，他有傲气的资本。”

“这倒是实话。”伊丽莎白答道，“如果他没有挫伤我的自尊，我倒会轻易地谅解他的傲气。”

“听我说，”玛丽向来认为自己见解高人一等，所以说道，“傲慢是普通的毛病，我读过好多书，我坚信傲慢是有普遍性的，人性最容易犯这个通病。总有人具备了一种品质，不管是真是假，都会为此而得意忘形，很少有人可以避免这一点。虚荣和傲慢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这两个词常常被混淆。一个人可以傲慢但并不虚荣。傲慢的意思是指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而虚荣多是针对别人，想要别人对自己形成一种看法。”

“假如我像德希先生那么富有，”卢卡斯家一个同姐姐一道来的小兄弟大声说，“自己有多傲慢，我才不放在心上呢。我会养一群猎狗，每天喝一瓶酒。”

“那你一定会喝得酩酊大醉！”伯纳特太太说，“假如我看到你喝酒的话，立刻就会摔碎你的酒瓶子。”

孩子争辩说，她不该抢；伯纳特太太再次重申，她肯定会那样做。这场争辩直到客人离开时才结束。



第六章

朗伯恩的女士们很快就去探望了内瑟菲尔德的女士们。内瑟菲尔德的女士们也按常规进行了回访。雍容大度的伯纳特小姐越来越赢得了赫斯特夫人以及宾里小姐的垂青。虽然那位母亲实际上让人难以容忍，几个小妹妹也没什么可交流的，但是内瑟菲尔德的姐妹还是说有机会一定要和伯纳特家两位大小姐进一步交往下去。琼喜出望外地领受了这番美意；只有伊丽莎白坚持认为她们对大家是盛气凌人的，甚至对她姐姐也是这样，所以心里仍不愿意接受她们。她们对琼的态度还算友善，但大多是因为她们的兄弟喜欢她的缘故。只要他们俩一碰到一起，人们很自然地发现宾里先生确实喜欢她。伊丽莎白同时又发现，琼对宾里先生可谓是一见钟情，难以自拔地深深爱上了他。但是她觉得高兴的是，这件事并不太容易让外人知情，虽然琼的感情十分热烈，但是她生性沉静，外表上总是春风满面的，不会招来口舌之徒的非议。伊丽莎白只是向自己的好友卢卡斯小姐吐露了这件事。

“这件事要真的能骗过众人的眼光倒可能有趣。”莎罗特回答说，“只是这样含含糊糊的有时可能适得其反。假如一个女人用这种手段向心爱的人掩饰自己的感情，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赢得他的爱。这么一来，就是她自己觉得同样哄过了普天下的人，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男女之间的感情大都有感恩图报以及爱慕虚荣的色彩，所以听之任之是最危险的。开始都很大度——彼此有些喜欢对方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极少有人会在没有受到对方暗示的情况下，勇于真诚相待。绝大部分女人外表上表现出来的情意，还要比心里的真实感受多一些。毋庸置疑的是，宾里的确喜欢你姐姐，可你姐姐要是不推他一把，结果就会只是喜欢而已。”

“琼已经在她性情允许的范围内，实实在在地帮他了。她对他的情感连我都看得出来，他要是还不明白，未免太迟钝了。”

“不要忘了，伊莱札，他不可能像你那样清楚琼的脾气秉性。”

“假如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女方只要不刻意掩饰，男方一定可以看清楚的。”

“假如经常见面的话，也许他一定会看出来。宾里和琼虽然经常接触，但是总没有机会长时间地待上几个小时。而且，他们每次见面的时候，周围总是有许多不相关的人，没有机会让他们聊个够。所以，琼必须千方百计地抓住时机，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只要把他抓住，再互诉衷肠也来得及。”

“要是一门心思只想嫁给一个富有的男人，”伊丽莎白答道，“你这个主意倒挺绝的。假如我决定要找个阔丈夫，或者其他什么样的丈夫，我肯定会用你的办法。只是琼根本就不会这样想，她从来不会用心计。直到现在她还吃不准自己对宾里的感情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而且是否合适。她结识他不过才两周。只是在梅里顿同他跳了四曲舞，有天上曾在他府上和他见过一面，后来又同他吃过四次饭。单凭这么浅的交往，让她如何彻底了解他的性格呢。”

“事情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如果只是同他简单地吃吃饭，琼或许只能知道他的胃口怎么样。可你要记住，他们曾经一道待了四个晚上呢——四个晚上的作用可不能小看。”

“对呀。可是这四个晚上只让他们熟悉了对方都喜欢玩二十一点，而不只是科默斯一种牌戏，玩牌者可以互相换牌。而另外一些主要的性格特征，我看他们相互之间未必有较深的了解。”



“唔，”莎罗特说，“我由衷地希望琼能心想事成。就是她明天就嫁给宾里先生，我相信她一定会很幸福美满，这种可能性也许比先花上一年时间去揣摩他的性格还要大。完满的幸福纯粹是个缘分问题。即使双方对彼此的脾气了如指掌，或者非常相近，也不一定会为双方带来一点幸福。他们会发现彼此间越来越琢磨不透，直到后来惹出烦恼。假如你真的要同一个人生活一辈子，尽可能少地去了解他的缺点。”

“这番话很有趣，莎罗特。但说实在的，这种说法不合逻辑。其实你也知道不通情理，你自己首先肯定不会那么做。”

伊丽莎白一心只留意着宾里先生对姐姐有好感的事，根本未曾想到，宾里先生的那位朋友却慢慢地对她自己注意起来。德希先生开始并不觉得她如何漂亮：他在舞会上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心里并无好感；再碰面的时候，他也只是为了挑剔儿才审视她的。但是，他刚向自己和朋友们证明她的容貌一无是处，一会儿工夫，他又忽然发现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睛流露出一种神气，把整个脸蛋衬得异常机敏。从那以后，他马上又从她的身上找到几个同样让他失落的地方。虽然他带着吹毛求疵的目光，打量她的身材，发现这儿不匀称、那儿不协调，但心里又没法回避，她的体态小巧玲珑，惹人心动。另外，虽然他始终坚持说她缺乏上流社会所特有的气质，却被她那种自自然然的顽皮所迷住。伊丽莎白对此根本一无所知。在她眼里，德希不过是个到处招人反感的男子，况且他还说她不算漂亮，没有资格同他跳舞。

德希开始希望能够多同她接触。为了找机会同她说话，他不得不关注她同其他人的谈话。他的行为举止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次正好在威廉·卢卡斯爵士的家中，当时他的府上各种宾客济济一堂。

“德希先生怎么回事？”伊丽莎白对莎罗特说道，“我同福斯特上校的谈话，他为什么会来听呢？”

“这个问题只有问他本人才知道。”

“他要再这么下去，我一定会让他知道，他的那一套把戏可骗不过我。他一心只想捉弄人，假如我不先给他点颜色看看，马上就会有点害怕他。”

不一会儿，德希又朝她们这边走来。虽然表面上他不像要开口说话的样子，卢卡斯小姐还是故意挑唆朋友把刚才的问题向他提出来。伊丽莎白被她这么一说，马上就面向德希先生说道：

“德希先生，我先前同福斯特先生开玩笑，准备让他在梅里顿举办一次舞会，难道你不认为我的话很妥当吗？”

“说得很有意思，只是这种事总是让小姐们出尽风头。”

“你对我们太刻薄了。”

“这下子轮到 he 被人嘲笑了。”卢卡斯小姐说道，“我去把琴打开，伊莱札，你明白下面该做什么。”

“你这个朋友真不可理喻！——也不管周围是些什么人，总是要我弹琴唱歌！假如我真想在音乐方面出出风头，那么我对你真是万分感激。但事实上，所有的客人早就听惯了头等演奏家的演奏，我实在不敢班门弄斧。”不过她经不住卢卡斯小姐三番五次的请求，才不得不说：“好吧，既然如此，我就献丑吧。”随后，她又冷着面孔瞧了德希一眼：“有句俗语说得好，在场的人肯定知道这句话：‘省口气吹冷粥’意为：省点力气，不白费口舌。我就省口气



唱歌吧。”

她的表演虽说不上第一流，但也十分婉转动听。唱过两支歌以后，大家请她再唱几曲，没等到她作出回答，她妹妹玛丽早就迫不及待地坐在钢琴前。事实上，在伯纳特家的五姐妹中，唯有玛丽长相一般，所以她努力研究学问，增加才识，还总想方设法地表现表现。

玛丽既缺乏天分，又没有情趣，只是虚荣心迫使她不得不用功，同时也形成了她的书生气和自负的派头。只要看了这种气质和做派，就是她有再高的水平也是徒劳。虽然伊丽莎白的弹奏水平比她差很远，但她自然大方，毫不扭捏作态，所以大家听起来很有兴致。再说玛丽，她在弹奏完一支长协奏曲之后，她的两个妹妹又要求她再演奏几支苏格兰和爱尔兰小调。玛丽正想借此获取众人的喝彩和赞赏，便慨然应允。同时，她那两个妹妹以及卢卡斯家的几位小姐随着两三个军官，急急忙忙地跑到旁边跳舞去了。

德希先生就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他一声不吭，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消磨了一个晚上，彼此之间也没有机会交谈，心里免不了有点气恼。他只留心自己的心事，居然没有发觉威廉·卢卡斯爵士恰好就站在他的身边，后来还是威廉爵士先开腔：

“德希先生，跳舞是年轻人最开心的一种娱乐！总而言之，什么娱乐都比不上它。我始终觉得这是上流社会最风雅的一种自娱方式。”

“那是自然，先生。跳舞的确很好，就是在社会底层也同样流行，甚至未开化的人也会跳舞呢。”

威廉爵士仅仅付之一笑。“你的朋友跳得很不错。”过了一阵，他看见宾里也加入了，就接着说，“毋庸置疑，你也是舞技高超的人，德希先生。”

“我想你看到过我在梅里顿跳舞，先生。”

“没错。看你跳舞是一种享受。你时常到宫廷中去跳舞吗？”

“没有去过，先生。”

“莫非你不想去宫中露一手？”

“只要可以躲过的，任何地方我也不去。”

“我猜你在城里肯定有房产吧！”

德希先生表示承认。

“我有一次想在城里安家——因为我喜欢上流社会。只是我不知道卢卡斯太太是否能够适应伦敦的空气。”

威廉爵士顿了一下，希望对方回答。但是德希根本无心回答他。刚好在这个时候，伊丽莎白向他们走过来，威廉爵士念头一转，想借机讨好一番，就招呼她说：

“亲爱的伊莱札小姐，怎么没跳舞啊？德希先生，我想把这位小姐介绍给你，她是一位标准的舞伴。面对这么一位美丽的舞伴，我想你肯定会乐于跳一曲吧！”边说边拉过伊丽莎白的右手，想把她交给德希先生，而德希尽管觉得很出乎意料，但也希望接住那只玉手。没想到伊丽莎白迅速地把手缩回去，面带惊慌地对威廉爵士说：

“先生，我实在不想跳舞，你别误会了，我到这边来可不是为了找舞伴的。”

德希先生毕恭毕敬地请她赏脸陪他跳一曲，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伊丽莎白打定了主意，随便威廉爵士怎么说，就是不改口。

“伊莱札小姐，你的舞技如此高超，如果不让我欣赏一下，未免不近人情。再者，这位先

生虽说平素并不太爱跳舞，但赏个脸，只要半个钟头总可以吧。”

“德希先生太客气了。”伊丽莎白面带微笑地说。

“他确实太客气了。但是，亲爱的伊莱札小姐，因为你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他这么多礼也是应该的，谁不希望找你这样的舞伴呢？”

伊丽莎白调皮地扫了他们一眼，随后转身走开了。她的推辞并没有引起德希的愤恨，相反他在心里有点惦记她了。正在这时，宾里小姐走过来：

“我知道你在琢磨什么。”

“未必。”

“你一定在想：同这些人度过这样的一个晚上，真是难以忍受。我也是这么想，我从未像现在这么烦躁。缺乏情趣，却又吵吵嚷嚷；不值一提，却又自以为是！我真希望你能指责他们几句。”

“实话实说吧，你完全搞错了。我心里想的是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我正在考虑：一个美丽的女人有一双动人的眼睛，会给人带来多大的愉悦。”

宾里小姐立刻用眼睛死死地盯住他，盼望他能明白地说是谁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让他这样痴迷。德希先生面不改色地说：

“伊丽莎白·伯纳特小姐。”

“伊丽莎白·伯纳特小姐！”宾里小姐又说了一遍，“我真是奇怪，你是什么时候看上她了？——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向你祝贺啊？”

“我早就猜到你会这么说。女人的想像能力真强，一转眼就可以从爱慕到恋爱，再到结婚。我早知道你会向我祝贺。”

“哦，还这么郑重其事，我看这事准能成功。你马上就会有一位尊敬的岳母大人，不过她一直会和你生活在彭伯利的。”

宾里小姐这么肆无忌惮地嘲弄他的时候，德希先生完全心不在焉地听。她见他这副镇定的表情，更觉得肯定，又唠唠叨叨地讥讽了他半天。

第七章

伯纳特先生的全部财产来自一宗房地产，每年可以有两千镑的进账。可他的女儿不走运，他没有儿子，这宗房地产只能由一个远亲继承。说到她们母亲的家底，虽说勉强可以应付这样的家境，但无法解决伯纳特先生的财务短缺。她父亲曾在梅里顿做过律师，给她留下了四千镑的遗产。

她的妹妹嫁给了她们父亲原来的秘书——菲利普斯先生，他后来继承了她父亲的业务。另外还有个兄弟住在伦敦做一项不错的生意。

朗伯恩村离梅里顿有一英里远，对于几位年轻的小姐来说，这是很方便来往的。她们每星期都要去三四回，探望姨妈，顺便看看衣帽店。两个妹妹凯瑟琳和丽德雅，跑的次数特别多。她们可没有姐姐们那么多的心事，只要闲得无聊的时候，就会到梅里顿去，既可以让白天的生活多点乐趣，又可以准备些晚上谈话的材料。就说现在吧，有个民兵团刚刚来到这里，她们的消息来源自然更宽了，心里挺兴奋的。这个团准备在这儿待上一个冬天，团部就设在梅里顿。